

ZHONGRI  
JIANGDE  
YAXUEZHAN  
ISHI

铁血系列丛书

柳晓徽◎著



大血战纪实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ZHONGRI CHANGDE DAXUEZHAN JISHI

中日常德大血战纪实

柳晓徽◎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铁血系列丛书

# 中日常德大血战纪实

柳晓徽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日常德大血战纪实/柳晓徵 著 . - 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2002.12

铁血系列丛书

ISBN 7 - 228 - 05786 - 4

I . 中… II . 柳… III . ①纪实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②文献——作品参考 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5319 号

## 中日常德大血战纪实 柳晓徵 著

责任编辑:关祥才

封面设计:王大庆

责任校对:刘宇枫

出版:新疆人民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)

邮编:830001

发行:新疆人民出版社

印刷:张掖光彩印务公司印刷

规格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13 印

字数:220 千字

印数:1 - 2000 册

版次:2003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7 - 228 - 05786 - 4/I·2051 定价:19.80 元

## 目 录

### 第一章 美丽的滨湖狼烟起 / 1

“虎贲”临危受命 .....	1
(一)马蹄声碎 .....	1
(二)离别情 .....	3
(三)指向常德的太阳旗 .....	11
(四)“按既定作战方针办” .....	18
(五)“天炉战法” .....	22
没有女人的城市 .....	27
(一)罢 宴 .....	27
(二)撤退,百岁老倌当头羊 .....	31
(三)枪毙上等兵刘为才 .....	37
(四)西班牙神父 .....	40
战神逼近的前夜 .....	43
(一)请将我的尸骨葬于此处 .....	43
(二)家 书 .....	49
(三)后退者毙 .....	50

## ●中日常德大血战纪实●

### 第二章 “よ”号作战/57

调虎离山 .....	57
势如破竹 .....	78
大开杀戒 .....	95
如梦初醒 .....	104

### 第三章 围城/109

打响第一颗子弹 .....	109
我们就死在这里 .....	116
激战黄土山 .....	129
118团逃跑 .....	136
火烧上南门 .....	142
县长突围 .....	148
权当遗书 .....	155
炸 城 .....	163
长生桥肉搏战 .....	165
水星楼危情 .....	181

### 第四章 兵临城门/191

凌晨总攻击 .....	191
最后5发炮弹 .....	204
火牛阵 .....	213
毒气弹 .....	216
援军在哪里 .....	222

**第五章 援军/229**

气高势弱 .....	229
中美空军投下温暖 .....	240
独立营长李晋忻 .....	250

**第六章 一寸山河一寸血/263**

城破 .....	263
焚城 .....	271
巷战虎啸 .....	274
铁铸西门 .....	279
日军传单 .....	284
高子曰大战舞花洞 .....	289
高山巷扁担战 .....	299
文昌庙完余程万亲自肉博 .....	310
西门单兵逞英豪 .....	316

**第七章 最后的血战/323**

有一墙守一墙,有一壕守一壕,有一坑守一坑 .....	323
援军的枪声 .....	337
杀到师部门口 .....	341
回答攻心战 .....	347
(一)传单 .....	347
(二)“给点手段让鬼子看看” .....	351

## ●中日常德大血战纪实●

---

“虎贲”的最后一分钟 .....	355
突围 .....	361
(一)心理斗争 .....	361
(二)作出决定 .....	365
(三)渡江 .....	370
(四)渡江后的说法 .....	375
(五)最强的音符 .....	376

### 第八章 战争与梦想/379

让我的马再饮一口沅江水 .....	379
江还是这条江,城还是这座城 .....	385
澧水河对峙 .....	394

### 第九章 将军在何方/403

# 第一章 美丽的滨湖狼烟起

## “虎贲”临危受命

### (一) 马蹄声碎

一匹油光闪亮的枣红色战马，在由古源山至常德近郊河洑山的土路上撒蹄狂奔。铁蹄溅起泥沙，砸在路两旁干枯的河沟里，“哒哒哒”的声响，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，一群群栖息在树枝上的鸟儿闻声惊起，扑翅向四周围散乱飞去。

“是虎贲吗？”骑在马背上的一个中国军队士兵大声问前方的路障哨卡。

“是虎贲。”哨兵回答。

“军部的！”

哨兵迅速闪开让路，几乎就在同时，飞奔的快马如同出膛的子弹般射了过去。

听到这一串迅疾的马蹄声，在田地里帮老百姓种油菜、种冬萝卜的 57 师官兵都停止了手中的活计，抬头向战马消遁的

## •中日常德大血战纪实•

方向望去。他们面部的神情顿时严峻起来，他们敏感地意识到，战事来临了。

《书经·牧誓上》：“武王有戎车三百辆，虎贲三百人。”“贲”字和“奔”字同音同义，就是说武王的英勇战士像老虎奔入羊群一般，所向无敌。国军第57师，王是以此为荣誉代号。他们上至师长，下至士兵，所有的人都在军服的左臂佩戴一个品字形符号，上面印有“虎贲”二字。拥有“虎贲”的国军第74军，是国民党最精锐的五大主力之一。1943年5月，日军发动鄂西攻势，滨湖方向，敌以华容、石首等地作桥头阵地掩护，大举向湘北方面运动。当日军企图尚未判明清楚之前，常德已陷入恐慌之中。王耀武奉命率74军增援滨湖，51、58两师参加澧水流域北岸的追击战，余程万率57师驻防常德城内。“虎贲”入驻时，常德已成空城。大劫临头，部队入城后军纪严明，秋毫无犯，首先将全城洞开的门户妥为关闭，军官严束部下，非经指定，不得擅入民房，指定征用住所，均会同警备部、警察局、宪兵队将家具什物登记保存，以备开拔时同原主人当面点交。鄂西会战对常德来说无疑是虚惊一场，古城开始复原，市民心情怡然地纷纷归来。待城市秩序恢复后，57师移防城郊河洑山。面对完好如初的街道、楼宇、店铺，民众们感激涕零，交口称赞“虎贲”是他们的保护神，有“虎贲”的天神庇护，吉星高照，战火永远不烧常德。

可1943年11月4日这天，不祥的马蹄声还是在温馨的常

德土地上踏响了。

57 师师部设在河洑山道教太和观内，门口古树参天，高墙肃穆。

骑马的通信兵跃下马背，奔跑着向观内进去。

片刻的沉寂后，由师部指挥官周义重向 57 师所属 169、170、171 三个团及直属队发出余程万师长第一道命令：立即开赴常德，临战布防。

军令如山倒，昂扬的军号在各个部队所宿营的村庄吹响。

## （二）离别情

我是 50 年代出生在大陆的中国军人。我自幼便知道国民党是“刮民党”，国民党的军队是“糟殃军”。后来长大了读《参考消息》，知道国民党也骂共产党是“共产共妻”，共产党的军队是“土匪”。但我不相信国民党的宣传，因为我上学时念的课本，里面有解放军路过苹果园不动一个果子的故事，也有解放军攻进大上海，露宿马路的事迹。那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借东西要还的情节，更是被编成各种文字和节目，家喻户晓。

可我没想到相隔几十年，在奇山林立的湘西大庸，一户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院落里，原 57 师参谋处少校作战参谋杨云卿老人，向我叙述了同样的故事、同样的事迹、同样的情节，所不同的是，它们竟都发生在被称之为“糟殃军”的国军官兵

## •中日常德大血战纪实•

身上。

我感慨了。是感慨炎黄子孙共同具有的优良品行，还是感慨人类存在的难以填补的沟壑？也许我感慨的就仅仅是这些事情的本身而已。

“老倌子！老倌子在家吗？”

一个穿着蓝布棉袍的老倌子挂着笑，从屋里走出来，“长官，进屋来坐一下子！”

57师170团2营4连一个副班长提着木桶站在这户农民家门口，客气地推辞道：“不、不啦，我是来给您还桶的。”说着，将手里的木桶恭恭敬敬地递过去。

老倌子没有接，依依不舍地问，你们要走啦？

副班长点点头，说要开拔进城了。

进城就不喝水啦？老倌子诧异地又问。

喝呀，不喝水怎么行？

那喝水用什么挑水？老倌子显出几分农家的狡黠。

用桶呀。副班长不知是中了圈套。

那你还把桶还给我做啥子！老倌子立即用责备的口吻说。

“嘻！”副班长一拍脑袋，怪自己不会说话。“不是，老倌子，桶是你的，要归还你。我们进城喝水会再去借，或者买新的。”

“现成的带走就是了，还去借去买做啥！”老倌子依然不肯接桶。

“我们长官说了有纪律，不能动百姓的财产。”副班长硬塞过去。

老倌子死活不接、生气地说：“是嫌我老倌子的桶破了烂了是不？那好，我再去给你换一只新的来！”

副班长听了不敢再拉锯下去，把桶往地上一放，拔脚赶紧逃也似的跑了。

工兵连两个大兵肩负重任，去老乡家还门板。门板是他们借了用晚上睡觉的。

可他们站在老乡家空荡荡的堂屋里，喊了半天，也不见有人出来应声。他们觉得好生奇怪，院子里的竹杆上晾着衣服还在滴水，炉膛里的柴火显然是刚塞进去的正在熊熊燃烧，锅里的米饭“扑扑”冒着泡，可是人呢？

来之前，长官命令，要把借老乡的东西交到老乡手中才行。现在老乡家都没人，怎么还呢。这真把两个大兵急得团团转，活像在舞台上演《空城计》四处乱窜、探头探脑的跑龙套演员。

忽然，他们听到阁楼上有妹子捂嘴偷偷地窃笑。他们一下子明白了，原来是老乡故意躲着他们，好不让他们还门板。

于是他们心生一计，有意在锅台边用劲嗅着说，“啊呀，肚子饿了。就是呀，这么香的饭菜，老乡家没人也不敢吃呀！对，真让我看了眼馋呀！肚子好饿呀！”

老乡家的一位大嫂，终于熬不住，从阁楼上“噔噔”跑下

## ●中日常德大血战纪实●

来嚷道：“气（吃）饭气（吃）饭，快来气（吃）饭！有辣椒干鱼，还有腊肉……”

两个士兵见了大嫂高兴地敬了个礼，然后当着大嫂的面把门板卸下、放妥，道了谢，一溜烟跑了。

老乡们都涌了出来，大呼上当。

171团有个叫马宝珍的连长，安徽芜湖人，在黄埔军校四川铜梁十六期二总队毕业。小伙子待人热情随和，又长得一表人材，所以深受姑娘们的喜爱。但他发誓过，不驱倭寇，誓不为婚。因而他对戎马倥偬中萍水相逢的女子总是婉意谢绝。1941年12月，日军策动第三次对长沙的进犯，会战爆发后，日机不停地飞临长沙市上空狂轰滥炸。当时马宝珍正在干训团受训，驻在长沙市郊圭塘。一天拂晓时分，“嘟嘟”的紧急警报声又在空中撕心裂肺地响了起来。几十架敌机像乌鸦一般盘旋。顿时，火光四起，一颗颗重磅炸弹呼啸着在马宝珍隐蔽的地方连续爆炸。趁敌机穿梭投弹的间歇他冒险迎着敌机飞来方向迅速奔跑，跳往刚炸出的新弹坑。正在这时，他瞥见一位年轻的姑娘被这惨烈的场面吓懵了，全身瑟瑟发抖，向他直勾勾地投来求援的目光。敌机又掉过头来，冷酷的机翼在调整角度，预备俯冲轰炸。千钧一发，马连长不假思索，一把拖起姑娘的手臂就跑，用力拽她一跃，掉进弹坑里。几乎同时，无数炸弹弹片就在头顶上空簌簌而下，訇然的声响随之传来，将他俩掀倒，索紧叠在一块，崩起的泥块雨点般洒满他们。王

身。

跳出坑外，姑娘跪下向马宝珍叩头，哭着说：“你救了我一命，我该怎样感谢你呢！请问恩人尊姓大名？”马宝珍告诉了她。姑娘又说：“我父母前几天被日本人炸死了，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……”话尚未说完，奔跑拥挤的逃难人流就把他们冲散了。

在长沙火车站，马宝珍随干训团转移。南下的列车里三层外三层地挤得水泄不通，长沙人扶老携幼，哭爹喊娘地往车上挤。在万头攒动的人山人海中，突然有一个姑娘的声音在喊马宝珍。他顺着声音看去，正是几天前和他一起躲警报的那位姑娘，她穿过人群向他身边挤来。这时他才有机会打量她：身着淡杏色绸衬衣，暗红碎花短裙，肉色长丝袜，半高跟皮鞋，柳眉明目，樱口皓齿。她挨近了，一把握住马宝珍的手，大胆地说：“感谢上帝哟，又遇见你啦，我叫刘玉翠，我已经没有亲人了，只有你，我的救命恩人。你是个好人。如果你看得起我，我愿把终身托付与你，你到哪里，我跟你到那里，一同抗日，甘苦与共。”

望着这位窈窕的姑娘，马宝珍也不禁怦然心动，可是战火连绵，作为一个漂泊无踪、不知生死的军人，哪里谈得上娶亲成家？他只得说：“这是什么时候，我给你带来不了幸福。好了，我送你上车，你先去桂林，再转到大后方去，多保重，勇敢地活下去！”姑娘忍不住泪水涟涟，伤心地哭起来。火车汽

笛拉响了，站台上的人群再次掀起拥挤高潮，刻不容缓，马宝珍用力将她往车上一推，她奋力钻进了车厢。列车徐徐启动，她将半个身子探出车外，满脸泪水地朝马宝珍挥手，大声喊：“你也要保重啊！”

干训团结束，马宝珍分到57师任职。这次随部队撤到河洑山扎营，房东是一户开明绅士，家里有位待字闺中的姑娘。没想到短短几月时间，却生出一段缠绵悱恻的艳情。

湘北的夏秋交替时节，白天太阳晒得燥热，到夜间却刮起阴风，吹得人冷嗖嗖的。那天半夜，马宝珍已熄灯躺到床上了，却听到房东家响起慌乱而又嘈杂的人声。他连忙起身出来察看，只见宅门洞开，房东的家人和一些外人脚步匆匆，进进出出，踏得年久的木板地“咚咚”直响。人们一会端着水，一会提着壶，在昏暗的灯光中楼上楼下地跑动，神色皆紧张而又悒郁。楼上是小姐的闺房，莫非是……？

他扣紧军衣，登上楼去探视。

虽然是头一遭进闺房，但他除了嗅到一股异样的香味之外，其它都顾不及仔细端详。他看见小姐躺在雕花的床上，灯光映照出她惨白的脸色，两眼微合，喘着粗气，模样很痛苦。

马宝珍关心地问房东老绅士，小姐怎么啦，是不是病啦？

老绅士心绪败坏地点点头。

“那要去请医生来看呀。”马宝珍说。

“请啦。”老绅士声音嘶哑地回答。

“什么病?”

“说是‘摆子鬼附体’啦。”老绅士愁眉不展地说。

‘摆子鬼’是乡间巫医郎中的说法，而医学名称则该叫疟疾。马宝珍正要再问下去，一阵楼板响，上来的人喊，先生，跳大神的老师娘请来啦！

怎么如此开明的绅士，读过书留过洋还搞迷信？马宝珍不禁大惑不解。不过他又想，也许人家到了性命攸关的节骨眼，别无选择，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。在这种场合，他觉得也不便多嘴，便退回自己房内。

“哇——”一声尖厉的惨叫划破沉寂的夜幕，接着巫婆的皮鼓声“咚咚咚”地一阵紧似一阵，而小姐的痛苦喊叫也不断地传入马宝珍的耳中。他再也睡不下去，披衣来到楼上小姐的房间。

只见屋里乌烟瘴气，装神弄鬼的几个男女围着半昏迷的小姐又跳又唱，那个巫婆还抓起一把一把的香灰往小姐嘴里塞，小姐闭嘴不咽，就用手指硬往里捅。小姐的凄厉喊叫就是因此而发出的。

“住手！”马宝珍大吼一声。

屋里的人都顿时停住，都畏惧地望着这位英俊而又愤怒的军官。

救人要紧，马宝珍顾不上教训他们，赶忙挂电话到师部卫生队，问有没有当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喹宁。由于 1943 年日